

從立法院長更迭看政局蛻變

● 胡濤

（前立法院秘書長）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我們的國家自一九一二年創建以來，一直都處在動亂中，我們就不能不在這動亂中過日子。眼看著建國即將屆滿百年，我們遭受的苦難究竟何時可成過去？不得而知，值得我們思考。歷史是面鏡子，如果追憶一些片段，就可找出導致這些苦難由來的蛛絲馬跡，鑑往知來，能不警惕！國會是民主國家的中心，可以從立法院歷屆院長的更迭去窺得當時的政治態勢和政局變化，殷鑑不遠。

李宗仁翻雲覆雨丟大陸

孫科是當時國民黨執政時屬意的

副總統人選，結果是敗在軍閥李宗仁之手，便退而出任第一任立法院院長。這時正值中共排除任何協商、堅持要以武力奪取政權，導致烽火連天之際，李宗仁既當選了副總統，不但不同心協力去抵禦中共的叛亂，反而兄弟鬩於牆，去逼迫蔣中正總統下野讓位，他在代行總統職權後又火速去向中共求和，與虎謀皮不成，反而助長了中共奪權的速度，令人感嘆。

執政黨真是禍不單行，六個月後，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因為財經政策失敗去職，由孫科臨危受命組閣，立法院改選院長時，執政黨原提名李培基

為候選人，不料黨內的青年團系人馬卻去與李宗仁合謀，改為選出一個不負責任的童冠賢來。不旋踵間，中共就以強求終止內戰改為共同抗日所獲得的資源奪得政權。國民政府被迫遷到台灣，童冠賢竟不辭而別，拒絕隨政府遷台而去香港躲藏，院務便由副院長劉健群代理近一年的時間。這就是執政黨喪失政權前的一群妖孽在瞬間造成的一幕悲劇。

蔣中正在台灣宣布復行總統職權後，由劉健群出任第三任院長，這個時期，青年團系同時掌控了黨務、行政、軍事、國會四大部門，將原來黨

內的首要CC系人馬用在一邊，也將蔣總裁苦心改造黨的目的加以摧毀，CC系的人馬祇好以與政府保持距離的策略來作消極的抵抗。一年後，蔣總統為了維持派系間的平衡，由CC系的領導人張道藩接替劉健群出任第四任院長。張任職九年時，因老弱多病請辭，這時台灣本土人士露出要自己當家的風聲，執政黨乃提名留學法國習過軍事的台灣籍黃國書接任第五任院長。

台灣人出頭天朝野對立

黃國書因受家屬經營國光人壽保險公司不當的影響去職後，青年團系趁機捲土重來，推出他們的領導人倪文亞出任第六任院長。倪氏任職到十七年時，執政黨內的結構起了變化，崛起的新生代看不慣自己的政黨不團結，又無朝氣，乃直率地呼籲倪氏讓賢，給執政黨帶來機會再度讓台灣人出馬，提名苗栗縣選出的劉闊才接任第七任院長。按理說劉是立法院有史

以來第一個具有法學專長的人當家，劉擁有日本法學博士學位，兼之正直廉潔、勇於任事，正是適才適所的安排。無奈此時執政黨遭到了屋漏偏逢連夜雨的厄運，由本土人士主導成立的民主進步黨進入立法院成為一個強勢的反對黨，該黨堅決不顧法制體系，要一舉將久任而未改選的資深立法委員一腳踢開，把劉院長當作攻擊的目標，甚而有人在劉主持院會時跳上主席台去毆辱主席，使劉的胸部受到傷害，立法院的議事便從此癱瘓了。

其實執政黨早就採取了要台灣人自己當家的政策，蔣經國主政時，除了兩度邀請台灣人出任副總統外，在野人士在高雄發動的暴亂中又採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懷柔政策，極盡容忍的能事。現在反對黨既要把資深立委當作垃圾一舉掃除，執政黨也就提前制訂了法律強令中央機關的民意代表在一九九一年底全部退職。立法院有史以來的第二個法學泰斗梁肅戎僅能短期任第八任院長後，因退職法律

所限離別政壇，令人不勝歎歎。

政壇地震首席小龍不保

台中選出的劉松藩出任第九任院長時，執政黨內更起了翻天倒海的大變化，台灣籍的領導人突然背棄黨的宗旨去與反對黨共同唱和台灣獨立的造成政壇上的一個強烈地震。反對黨獲得政權後又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問題，政爭的結果，將台灣原來享有的亞洲經濟四小龍的首位降為敬陪末座，失業大幅增高，使人民活在恐懼不安中，劉松藩便與當局漸行漸遠，最終免不了脫黨去與他人另組政黨了。

前面九位立法院院長的更迭已將各個時期的政治態勢和政局變化鉤畫出來，引起兩點思考：團結可成事、分裂會滅亡，這是常識，政治人物明知而仍然見利忘義，令人慨歎。更要深思的是本土化造成的族群對立，已經將我們千辛萬苦建立的民主政治撕裂，預期我們仍將活在動亂中。